

文艺斗士：张道藩传

程榕宁 著

近代中国出版社

文藝門士

張道藩傳

程榕寧著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鑄造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、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鑄造自己，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簾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秦孝儀 謹序

文藝鬥士

——張道藩傳

目 錄

本刊序言

圖像墨蹟

一、吟詩讀書度清貧……………

二、國父寶訓的啓示……………

三、在英國接觸革命思想……………

四、認清共黨欺騙伎倆……………

五、密電碼之災……………

- 六、禍延老父……………三三
- 七、向軍閥爭取辦學經費……………三〇
- 八、疏導上海學潮……………四二
- 九、開始創作劇本……………五二
- 十、成立文藝抗敵會……………五七
- 十一、照顧文化工作者……………六四
- 十二、管理宣傳戒慎恐懼……………六九
- 十三、協調黨政軍國合作……………七六
- 十四、決定五四為文藝節……………七九
- 十五、創立中國文藝協會……………八四
- 十六、主持立院竭盡忠誠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- 十七、推行文化清潔運動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- 十八、成立中興文藝圖書館……………一九
- 十九、恢復國際筆會會籍……………二七
- 二十、設立文藝獎章……………三八
- 二十一、呼籲培養文運人才……………四五
- 二十二、終生為文藝打前鋒……………五四
- 附錄：張道藩先生記事年表……………六七

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心
此生此身為中國國之
中國國民黨的鬼魂此
總裁領導之下繼續政
章不能即生見到大
鬼以助我英勇將士中
匯的任務
中華民國

文藝門士

張道藩

一、吟詩讀書度清貧

民國肇建前十五年（清光緒二十三年）在貴州老家出生。

在前清時代，位於貴州省盤縣崇山三重大門上，掛有六塊「進士」、四塊「壽之門」、「德壽雙高」等直形的匾額八對挽竿，顯示張家歷代族人功名有成。

不過，張道藩的父親家風公，因為「什麼功名，家道便逐漸衰落。」

張道藩開始懂事後，感覺鄰居們一面羨慕張家的世代顯耀，一面又竊笑張家的貧窮，不自覺的有滿腦子的讀書、求功名和做官的想法。

家風公察覺之後，正色的訓斥他：「不要羨慕別人的富貴和珍奇東西，因為由羨而生嫉，內心會失其主宰，便是萬惡之源。」

母親伍太夫人除了操持家務、撫育兒女之外，還要熬夜織布，賺錢貼補家用。張道藩小時，吃穿不繼，不免羨慕別人豐衣足食，常常挨母親的罵：「人要學問好、品德好，不是要穿得好、吃得好。只要你成器，將來何愁穿吃不如人？那些靠祖宗穿吃潤脾的人，已經沒有出息；羨慕那種人的人，更是沒出息！」

有時，他受了別人的欺侮，忿忿不平，母親總婉言勸告：「我雖然沒有讀過聖賢書，也常常聽你舅父講過『自己不願意的事情，不要加在別人身上』的道理。譬如我們今天窮，人家都看不起我們；又如你父親為人老實，人家都欺負他。我們受人家這種看待，我們心裡是怎樣的痛苦！你將來長大了，要是有一碗飯吃，千萬不可以看不起窮人，更不可做一個欺善怕惡的勢利小人。」

母親的話，說進他的心坎裡了，他以一生來身體力行——時時刻刻苦自勵，從來不歧視窮朋友，也絕不做一個勢利小人。

在父母的身教言教之外，張道藩從四歲起，接受各種教育。

家風公的妹妹荷姑，是他非正式的文學教育的啓蒙師。她教他朗誦短詩，在能背誦的兩百首中，他印象最鮮明的一首是：「春遊芳草地，夏賞綠荷池，秋飲黃花酒，冬吟白雲詩。」

五歲，他常到父親的「崇山私塾」旁聽；八歲，加入荷姑的私塾班，成為唯一的男學生，學讀書、寫字、作文和繪畫。荷姑的教法，使他如沐春風，格外喜愛作詩作畫，還度過了個快樂的童年。

所以，比較之下，他十歲時教讀古詩的駱老師、十一歲在舅父伍光表的私塾裡學的新學書籍，都變得枯燥。上學的時候，好像坐牢一樣。

十二歲，他進入父親在崇山營大土地祠主持的私塾，學寫字，背誦「啓蒙歌略」、「地球韻言」、「韻史」、「萬國都邑歌」等書。因為不懂書中的意思，他背死書的成績不好，父親失望之餘，把他送到任而蒼老師的私塾。

任老師畢業於貴陽簡易師範學校，懂得新的教學方法，性情溫和，又有研究精神，張道

藩的讀書興趣再度復甦，書法也大有進步。

跟隨任老師的兩年裡，他有茅塞頓開的感覺。讀了兩本虛字會通法和一本短篇論說，他漸漸懂得什麼叫「文章」；了解「之乎者也」等虛字之後，對過去讀的「詩經」等書，覺得易懂多了；任老師首先採用黑板教學，和學生們研究自製粉筆，能派上用場，大家深受啓發。

十五歲，他考取盤縣高級小學。老師們開始講解「孟子」、「詩經」，並開一門「修身」課，採用蔡元培寫的課本「中學修身」。這本書和他以前所讀的舊書，以及受的家庭教育，加強他對中國固有的道德倫理觀念（如忠孝等）的認識，非但對一生為人處世大有影響，而且使他強烈偏愛中華文化。

同一年年底，中華民國推翻滿清帝制，建立共和政體。接受新式學校教育的張道藩，和同學們一致熱烈擁護，甚至付諸行動。

當時，一般人民不知道留著髮辮，是一種屈伏的恥辱象徵，照舊拖著那條尾巴。張道藩和幾十個同學，每逢城裡趕集，各人拿著剪刀，分別站在四個城門和大街小巷，見到留辮子的，就上前勸說、幫忙剪除。後來，弄得不明究裡的鄉下人不敢進城，一些老成持重的人，

嘴裡罵他們胡鬧，却也無可奈何。

升到三年級，他廣泛的閱讀報紙雜誌，吸收新知識，其中，親友自日本寄回的「新民叢報」等刊物，使他明白：中國為什麼要革命？為什麼要推翻滿清政府？為什麼要建立一個「民國」？逐漸的，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。

在盤縣高小讀完四年，他名列第一。學校依滿清的規矩，視這班畢業生為「秀才」，必須到孔廟去向孔聖人三跪九叩首，要進泮池，要參加春秋兩季的祭祀，分吃祭祀的牛肉。同學們以為，民國已經成立三年了，反對仿照滿清時代的舊例，可是，學校以不發畢業文憑為威脅，家長們擔心後果難收拾，大夥兒只好委屈求全。張道藩從這一類的事，感覺辛亥革命的不徹底，彷彿只在名義上轉移了政權，對社會沒有切實的改革。

回顧在校期間，教國文歷史和國畫的謝玉書老師、教地理算術的姜鳴岡老師、教音樂體操的項會洋老師，都是善用教學方法的好老師，如以歷史故事來輔助歷史課，以畫地圖了解全國大略，以誠懇的態度糾正同學的錯誤。

高小畢業後，張道藩很想回貴陽去讀中學或師範，但因家貧無法交學費，所以，在民國四年春天，輾轉到鄰縣普安縣讀子雲縣立高初兩等小學去當教員，並兼任初等管理。當他接

到張珏良縣長的委任狀時，心中真是百感交集：「我有工作，能賺錢了，對家庭可以負起長子的責任。我沒有教學經驗，能够勝任愉快嗎？靠我四年的努力，我的畢業成績名列第一，爲什麼我偏不能升學呢？」

於是，十九歲的他，首次離開家鄉、父母。張縣長每月發給他十二銀元，按當時物價，一塊銀元可買三百個雞蛋，或五斤豬肉。他省吃儉用，每月一切開支只用二元，剩下的十元都寄回家去。

由於他在高小念書時很用心，在鎮子裏私立高初兩等小學教初級國文，和兩級的算術、國畫、習字、音樂、體操等課程，還能勝任愉快。不過，高級有幾個年紀比他大三歲到五歲的學生，比較難應付，尤其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學生最會搗亂，常故意刁難，要出他的醜。爲此，他提高警覺，特別用功準備教材，這也有好處，溫故而知新，自己也很有長進。

同時，他體會如何與同事相處，看更多的報刊雜誌、小說，思想時局大事和人生體驗。

二、國父寶訓的啓示

民國五年，張道藩二十歲，依父命正式把乳名振宗、本名道藩，改爲張道藩，字衡之。爲了設法升學，他辭去教書的職務，回家自修，一心希望到昆明投考公立學校。給他這個希望的是五叔達仙。

五叔原在北京擔任國民參議院議員，因袁世凱解散國會，在民國四年回到昆明，暫時在雲南省督軍唐繼堯手下做事，曾提起要幫助他求學的事。

在家期間，他是有時間留心時事，對二次革命、袁世凱推殘革命黨、等安會擁戴袁世凱作皇帝、袁世凱登上洪憲皇帝等事，有大概的了解。因此，當七叔達勛要他代管中華革命黨的入黨志願書和誓詞等秘密文件時，他立刻答應了。

七叔說：「中華革命黨的領導人就是建造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。這個黨的最大目的，是要打倒袁世凱的洪憲皇帝，恢復共和國體，我已經是中華革命黨的黨員，我的任務是要在盤縣找五十到一百個人加入中華革命黨。」

七叔還提醒他，此事不能讓家族親友知道，萬一洩漏出去被縣長知道了，大家都可能有性命的危險。

在張道藩保管這批文件的半年期間，七叔曾先後找到二十多人加入中華革命黨。他自己

也在離家北上的前兩天，正式宣誓入黨。

叔叔倆先填了中華革命黨的志願書，蓋了指印，在夜靜更深時分，在家庭祖先神主牌前面，小聲讀誓詞，再打指模。

七叔把兩種文件收好，告訴他說：「你從此以後，已是中華革命黨的黨員了。你要絕對保守秘密，不能和任何人說到 you 加入黨的事。以後怎樣和黨取得連絡，我會想法子寫秘密信告訴你，或者介紹同志去找你。」

不過，他離家以後，無法得到七叔的任何消息，也沒有取到中華革命黨的黨徽。

那年六月中旬，五叔來信，叫他立即到昆明。見了面，五叔告訴他，袁世凱已死，國會恢復，八月一日將在北京復會，可以帶他一起到北京。

他喜出望外，能在昆明升學已是夢想，何況飛到冠蓋雲集的北京？

父親聽說後，從工作地的雲南舍資，走了五天路，到昆明來和他見面。臨別時，父親說了一番至情至理的話，叫他熱淚直流，終生難忘：「我家僅有你一個男孩，照常情而論，怎麼捨得你去得遠遠的。但是，現在國事艱難，青年人應該有四海為家的壯志。我不願因為父子的私情，妨礙你的前途。你在外邊，要教品勵學，力求上進。將來，於公，要對國家有貢

獻；於私，要做張家子弟的模範，我家雖窮，你母親和我，會盡力維持，生活也不敢於有大問題。你今後要好好磨練自己，切勿因受處家事而妨礙學業。」

六月下旬，張道藩啟程，轉經天津到北京。因為替五叔送貴州土產給住在天津的嚴範孫先生，拜識了這位老教育家。嚴老師在前清光緒初年曾做過貴州學臺，五叔在其任內得中舉人。

兩人相見，嚴老師問張道藩：「到北京後是讀書還是做事？」

張道藩回答：「想再讀書。」

嚴老師親切的說：「南開學校是我幾個朋友創辦的，你可以去南開讀書，你叔叔是我的門生，希望你也是我的門生。」

這句話，促使張道藩決定投考南開。

九月初，他順利插班入學，整學期的學業成績還是全班第一。所有的功課和考試，他都應付裕如，特別是繪畫，老師見他底子好，有天才，也願額外教他臨摹、修改，這對他後來在英國專門學畫有很大的鼓勵。

民國六年，張勳把滿清廢帝溥儀推出來做皇帝，又把國會解散，五叔失業，不能繼續幫

他讀書，只得輟學。

恰巧他的舅舅五叔祖被派擔任歸綏（後來的歸達省）、察哈爾兩特別區烟酒公賣局的總辦，便帶着他同去，一面幫忙辦點事務，一面教他學寫公文，準備日後有一技之長，能在政府機關謀個低級職員位置。

沒有多久，包頭局長魏毓生要他去作助理，最初半年作釐稅徵收員，兼管局長銀錢，又開始接觸算盤，熱能生巧，竟打得十分快。接着，升任科員，薪水由每月六十元加到一百元，同時，還和分局內同事們分享稅收機關一向存在的陋規規費，每月多則五、六十元，少則二、三十元。這些收入，他用於生活，寄回老家和儲蓄學費。

在包頭辦公之外，張道藩還讀函授的英文和日文，為到日本留學作準備。民國八年七月，他回到北京，正是五四運動進行之際，很多留日學生痛恨日本侵略我國，都返回祖國，他便打消了原意，再回南開學校讀書。

在南開，眼見同班同學都升高兩級了，他又是又愧，不甘心也不安心，索性放下書本，每天追隨一些活躍的同學，作反日演講宣傳或參加其他愛國活動，弄得精疲力盡。久而久之，他自省打着愛國旗幟到處跑，把學業荒廢了，對國家、自己，都是損失，內心非常徬徨。

所幸，愛國元老吳稚暉先生的一席講演，挽救了他的前程。吳先生的演講，先由愛國運動談起，再極力鼓吹年輕人到法國去「勤工儉學」，他頓然興起到歐洲求學的念頭。

第二天，他赴着膽子到吳稚暉先生住的旅館去拜訪，進一步了解「勤工儉學」的情況，並且熱忱的介紹南開第二宿舍舍監姜更生，弄清有關的步驟和辦法。

十月下旬，他向南開請了兩星期的假，到上海去辦護照、買船票。辦完出國的事，到杭州去看五叔祖父母，他們非常反對，還說：「我們對你負有監護之責，你如果非遠去歐洲留學，等我打電報給你父母，得到他們的同意後再走，免得他們會怪罪。」

張道藩哀求他們：「不能打電報，我父母剛來信要我回家鄉去結婚，怎麼會准許我到外國讀書？」

五叔祖母還極力勸阻：「你這孩子本來很聽話的，現在長大了，怎麼連父母的意見都不顧了！你是個獨生子，不回家結婚已經不對，還偷偷跑到外國去，豈不是不孝嗎？你父母一定會誤會我們怎麼不阻止你。」

他不為所動，說：「我希望父母能寬恕我這一次的不孝。到了法國後，我會詳稟父母，說明應兩位老人家都會經阻止過我的。」

五叔祖父母只得放棄勸說，反過來允諾盡力支持他。

回到南開學校，求見校長張伯苓，簡短的報告決定赴法的消息。

張校長問：「你學過法文？」

他答：「沒有。」

張校長生氣的說：「你這孩子真胡鬧，法國話都不會說，在法國怎麼做工？怎麼檢學？」

他說：「那些華工去法國以前，不是也不懂法國話嗎？」

張校長糾正他：「他們在大戰期間，多半是做挖戰壕之類的苦工，只要身體強壯，能吃苦就成。你想去勤工儉學，必須做賺錢多的工作，才能達到工讀的目的。你如果只想去做一名工人，又何必到外國去？在國內做工不是一樣嗎？看你身體這麼瘦弱，恐怕想做一個普通的工人還不够格呢！」

他委婉的報告：「校長，我的護照、船票都弄好了，無論如何我願意去試一試。」

張校長凝視他一會兒，見他意志堅定，最後點點頭，說：「試一試，這句話說得好。你真想去試，就走吧！天下許多事，只要有決心去試，總會有成就的。我祝你成功。」

辦妥退學手續，十一月中旬到上海去準備行裝，等候赴法國的船期。

在候船期間，聽說 國父孫中山先生正在上海，張道藩和十二個將要同船出國的青年，共同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，說明即要赴法國勤工儉學，希望有機會晉謁求教。

出乎意料，國父回信來，約他們兩天後到莫利愛路的公館見面。屆時，又有六個同行的青年加入，倒沒有被 國父的秘書拒絕。

到達公館，被引入一間大客廳，大家圍着一個長方形大餐桌坐下。幾分鐘後，國父下樓來，微笑的走進客廳，張道藩等一羣年輕人起立鞠躬。

國父點頭回禮，以右手示意說：「請坐，請坐。」

接著，國父按照他們呈上的名單，一點一點，禮貌的叫他們為「某君某某」，他們一一應名起立。國父看了看，點點頭。

國父又分別問他們，要到某國，去學什麼？

問到一個段落，事先公推的一位黃姓青年，向 國父報告求見的目的：「孫先生，您是領導革命、推翻滿清專制、創建中華民國的偉大政治家。承您今天允許我們晉謁求教，我們非常感謝，也認為是其大的榮幸。您對歐洲各國的文明、政治、學術，都有深切的了解，我

們懇求多多給我們指示，使我們知道怎樣的好好求學，將來能夠對國家社會做一個有用的人。」

國父聽完後，微笑着對他們說：「不管你們到那一國去留學，也不論你們將來學什麼，只要你們能夠刻苦用功切實實的去學，將來一定會有成就的。」

「但是，你們一定要知道，我們中國雖然已經推翻了滿清專制政體，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，不過，我們的立國基礎，還沒有鞏固。許多官僚、政客、武人，對於共和政體還沒有真正的認識，所以才有袁世凱推翻共和政體，要做洪憲專制皇帝的可笑事件發生。袁世凱現在雖然已經死了，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軍閥官僚政客的手裏。所以，我非在廣東組織護法政府，重新革命，不能挽救中華民國。」

「你們要知道，中國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，事事都受到世界列強的干涉和壓迫。你們到外國去留學，不是要把外國的東西，不分好壞一齊搬到中國來推銷，而是要吸收外國人的長處，學習他們研究創造和求精求真的精神，回來救我們苦難的國家，提高我們國家的地位。我們全國同胞，尤其是知識份子，必須大家齊心參加革命，才能使中國得到獨立自由平等。」

「我國在各國的留學生，應該都是最優秀、最革命的知識份子，可是事實上並不完全如

此。許多留學生成績好的，只知道讀死書、求知識；其次，只學了一些外國學術的皮毛，混一個資格向國內同胞炫耀；再次的，只學得些外國人的生活享受和惡習；更要不得的，是精神上完全變成外國人，簡直忘記了自己的出身。

「而最奇怪的，是大多數留學生都不知道過問政治，比較起來還是留日、留法的學生好一點。譬如過去留法學生在巴黎和平會議（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）時的表現，和最近留日學生為了愛國運動，寧可犧牲學業，離開日本，回國參加反日工作，都是實例。最不行的是留英學生，他們多半誤解，以為英國人民不管政治。因為受了這種影響，在留學期間或者回國之後，也就以為參預政治是不必要的。其實，英國人民平時是靠他們的政黨替他們過問政治，而很少直接參與，如果我國留學生在留英期間，如果遇着英國一次大選，有機曾仔細觀察，就知道英國人是怎樣瘋狂的參加政治活動了。」

「所以我希望你們到外國去，不要以能讀死書求得一點知識為滿足。你們應該除了專門科目而外，隨時隨地留心考察各國的人情、風俗習慣、社會狀況以及政治實情等。這些活的知識，在你們學成歸國以後，對於國家社會當有很大的貢獻。」

國父談話時間約有半小時，張道藩把經過的細節，完整的記載在日記中。國父的國語

稍帶廣東口音，但一句一字他幾乎完全聽得懂；國父那種安祥、誠懇的態度，使他特別受感動。

這是他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晉見國父。國父在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，而他在十五年六月才回國，直到十八年國父靈柩奉安南京後，才得以瞻仰國父的遺容。國父怎會知道，他後來成了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。

三、在英國接觸革命思想

載重七千多噸的英國貨船「瑞秀士」，在海上航行了四十多天，把張道藩等人送到英國倫敦。

一心想到巴黎的他，却因為貨船的臨時改變航道，在英國落腳；又因為一些留英前輩忠告，改變赴法的心意。原來，大戰停止以後，法國軍人復員，該讀書的回學校，有工作的回原職。戰時雇用的幾萬華工，將要送回中國，新到的外國人找工作不易，不可能實現「儉學」的理想，只得想法子籌錢，留在英國求學。

從民國九年元月起，張道藩在英國待了四年八個月。在經濟方面，除了自己儲蓄的五百英鎊外，五叔祖每年捐助的數百元，以及世伯曲嘉齊每月寄來二十英鎊的支助，使他能安心的求學。

初到英國，先在曼徹斯特的私立維多利亞公園學校補習英文半年，在天主教辦的倫敦克乃芬姆學院學論文、繪畫、音樂一年。他的繪畫，得到巴沙羅老師的讚賞及特別指導。這些學習過程，都是為投考美術專科學院作準備。

在報考前，他會慎重考慮，把各種專門學科開列出來，逐一反問自己：是不是適應國家的需要？能不能發展本身的才智？是不是適合自己的興趣？凡是不合這三個條件的，一一刪除，最後剩下兩科：紡織和美術。

論紡織，我國發明最早，但已落在毛紡堪稱世界第一的英國之後，理應急起直追，不過，自己的才智是否適宜，還是一個未知之數，而紡織的出路好，選這一門的留英學生很多，也不必湊熱鬧。

選擇美術科，是因多位老師的鼓舞，他自己的信心和興趣。他開始期盼能獻身文藝，過與世無爭的生活。

民國十年九月，二十五歲的張道藩考取心目中的學校，成為倫敦大學大學部思乃得學院的第一個中國學生，專學美術，以繪畫為正科、裝飾畫為副科，三年後，學科甲等，得到該學院頒給中國學生的第一張畢業文憑。

在學期間，學院院長和幾位老師，問過他同一個問題：「你們中國畫的意境，比我們的畫高超，你為何要到我們這裡學？你要做一個藝術家嗎？」

他回答：「我不敢奢望能成為一個藝術家，只希望學得歐洲繪畫寫實的方法和油畫技巧，去改進我們舊有的方法，創造一種中西合璧的新中國畫。」

倫敦的中國學生中，常和他一起買舊書，吃中國飯和看名家戲劇的是在同校文學院讀書的傅斯年，兩人友情深厚，並趁著暑假，同去柏林旅行寫畫四個月。

二十六歲，他和劉紀文先生結識。這是他生命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某日，劉紀文看到他自國內帶來的「孫文學說」，又仔細看了他的諸復心得，知道他很服膺國父的主張，對他說：「你這樣崇拜孫先生，應該加入他所領導的革命黨。」

他回答：「我是學美術的，加入革命黨，不會有什麼貢獻。」

劉紀文說：「革命黨需要各種人才，尤其是真心誠意贊成孫先生革命主張的人。」

他解釋：「我本來出生在一個破落的世家，從小免不了有讀書、作官的想法。可是，當我在南開讀書的時候，聽說像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那種學問淵博、道德高尚的人還免不了受武人官僚政客的气，所以，我到英國後，不但不要準備作官的學科，連哲學和教育都不願學，就是怕捲入政治圈子裡去，受那些官僚政客和軍閥的气，才學了與人無爭的美術。如果我加入革命黨，將來一定會捲入政治漩渦，免不了受那些混蛋傢伙的气，這是我志願相違背的，所以我不願入黨。」

劉紀文勸他：「你這種逃避現實的想法，是不該有的。你既知道那些官僚、軍閥、政客的混蛋，正應該加入革命黨，大家共同努力把他們打倒，來改造中國。」

這一席話，固然有道理，仍未使他下決心入黨。

和劉紀文來往，友誼日進。劉紀文常譏刺他：「還沒有決心參加革命黨，打倒禍國殃民的官僚和軍閥嗎？」

他總是一笑置之。

不久，黨國元老邵元冲到倫敦，和劉紀文談過許多次，一定要介紹他入黨。邵先生比劉紀文有口才，一談就是長篇大論的兩小時，還說要直接寄信給國父，推薦他入黨。

張道藩爲他們的熱忱而煩惱，却不能不承認他們的理由是對的。又過了半年，民國十二年，他深受感動，決定入黨，立下志願：「就是把我燒成灰，我還是一個中國國民黨黨員。」

入黨之後，他的課外活動漸漸增多了。

第一件要務，是恢復中國國民黨倫敦支部。當時，國內已將中華革命黨改爲國民黨，但倫敦的同志還未得到新的組織規章，所以，依舊有的章程，將支部內部分爲執行、評議兩部。選舉結果，張說三同志與他分長兩部。

第二件要務，是與「工商學共進會」，取得密切聯繫，發展在英國的黨務。

工商學共進會是留英學生及華僑聯合組成，與倫敦支部攜手後，立下四項工作目標：

第一：勸導倫敦華僑團結，避免隔幾年就發生一次派系鬥爭。

第二：勸他們不開賭場。

第三：勸他們講究衛生，養成清潔習慣，免得被英國人輕視。

第四：教他們說國語。

這些目標中，第一項有英國警察幫忙防止和取締，不再發生；其餘的稍有進步，但並不

理想。張道藩常利用週末和星期日的課餘時間進行服務工作。

較特別的一項事務，是與四位學生代表、華僑代表，到旅館去警告賣國賊梁士詒。那一天，他們在梁的保鏢監視下，激烈的希望梁「不要在英國進行借款，或商訂何種密約」。

梁捺住性子，謙和的答覆：「我到英國，完全是私人旅行，沒有任何公事，請不要誤會。」不過，梁到柏林，還是被一個叫黃天霸的同學大打一頓，整得口鼻流血。

藉著暑假，他到巴黎去住了三個月，學法文、訪友和旅行；聽說蔡元培先生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，還特地跑去拜識，以師生之禮相待。

四、認清共黨欺騙伎倆

民國十三年九月，張道藩如願以償，進入法國國立巴黎最高美術專門學校學繪畫，這是當時法國美術的研究中心，進去容易，得畢業文憑很難，教授全看學生自己是否能自動自發的求進步作評鑑。

在上課之外，他的精神都放在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巴黎支部的黨務活動。其中，有一